

三彩风·文苑

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

□梁晓辉

故乡老了

□祝宝玉

故乡老了,像古稀之年的母亲,脊背弯了,皱纹深了,病痛多了,行走在夕阳西下的村边,沧桑而悲凉。

通往故乡的那条小路被野草占据,越来越窄,不能通过一辆马车,收好的庄稼只能靠人推肩扛。这些年,母亲在田野里不停地劳作,她累了,再也挑不起一担水,挥不动那柄锄。母亲哀叹自己老了,没用了。我劝慰她,你不老,在我的心里永远不老。母亲笑了,说我是傻孩子。

穿村而过的那条小河渐渐枯竭,河床上仅存一股细流,孱弱得难再经一季暴晒。亲爱的小河啊,你不再英姿勃发,精力充沛。清晨的你不再烟雾氤氲,富有朝气;黄昏的你也不再悠然自得,诗情画意。小河也老了,因为故乡老了,它是故乡的一根血脉,随同年华逝去,进入怀旧的暮年。

去年冬天,我再一次回到故乡,发现村东的那片小树林被夷为平地,种上了庄稼。我诧异这样的巨变,父亲却很平静,说种树不挣钱,砍了也好。隔代的思想总有一道巨大的鸿沟,父亲很现实,我却很理想,其实父亲的现实也是为了我的理想。为了让我在城里定居,他可以卖掉整个老宅。

我站在那儿许久,寒风凛冽,吹痛了我的心。小树林没了,我的童年也没了。到了来年春天,故乡怎能长出一片碧绿?也许父亲这样做是不让我再心存幻想,我应该面对现实,故乡的老去是无法挽回的。

故乡的歌声不再响起,故乡的夜变得寂寥,我的玩伴们被命运丢落在天涯海角,他们流浪异乡,有的失去了音信,从此沉默于另一个世界。我和他们都是断了线的风筝,随风飘摇,失去了故乡的庇护。老辈人一个个离去,村里的坟头年年增加,那曾经熟悉的音容笑貌都消失在回忆中,成了某一个夏天的风,消散在空寂的田野里。尽管我支起了耳朵,也听不清他们在地下的细语,他们成了永远的影子,魂绕在故乡的夜空里。

故乡老了,十几年时间就成了一副老朽的模样,竟不给我一点儿时间让我适应。在母亲面前,我是个不孝之子,不能尽孝膝前;对于故乡,我同样惭愧,没能在它最需要我的时候,陪伴在它的身旁,而只能任它孤独地老去。

我又要离去,在村口那棵老槐树前停下脚步,轻轻地抚摸着它,发现它又老了许多。唉,我的心何尝不是如此呢?

再回首看看故乡,风萧云静,枝叶凋落,它真的老了啊!



(资料图片)

夏日的樱桃不在树上,生动在冷饮店里,于高脚杯顶端傲视众果,冷艳绝伦,一颗独秀。它是这杯冷饮唇上的一抹红,虽不新鲜,你也并不想吃它,但你只要看着它,就想亲吻它,产生一种垂涎欲滴的情绪。

想起在樱桃成熟时节,同学请我品尝她用酸奶机做的樱桃酸奶,那是阳春白雪配粒粒红艳,清清凉凉酸酸甜甜之间,令口齿沉醉的滋味至今意犹未尽。那种感觉,好似站在积雪消融的荒野,寻到了一树独放的红梅,惊喜连连,赞不绝口。喜爱樱桃、会做甜品的女人,才会惊艳了时光,温柔了岁月。

与樱桃红成反比的是芭蕉绿,这具有南国情调的植物,在北方倒也不难寻觅。有庭院的人家,或是公园亭榭的一角,你会看到它风流蕴藉地高舒垂荫,枝叶扶疏,神似风姿秀逸的书生。

我曾无数次地幻想,有一所小房子,窗前植几株枝繁叶茂的芭蕉,起风时清风入怀,半窗疏影;下雨时静观烟雨斜檐,细听滴翠的轻响;读书时清茶一盏,坐拥清静无边。那时分,纵无粉墙黛瓦,也有身在江南的浓浓诗意。为此雅意,我在花盆里植下三株美人蕉,放在办公室的花架上,居然在这个夏季长得分外蓬勃,虽然细高柔弱了一些,却撑出一方绿意,真有几分芭蕉的气质,惹得看到它的人驻足观赏。

樱桃和芭蕉都是画家的心爱之物。白石老人91岁时画的一碗樱桃,用色讲究,层次分明,寥寥数笔就有了鲜艳欲滴的意趣。宋代才女朱淑真诗曰:“为花结实自殊常,摘下盘中颗颗香。味重不容轻众口,独于寝庙荐先尝。”其诗中真意,被白石老人以神来之笔带入画中。若得此画于陋室,则日日有樱桃相伴矣,纵是吃不着樱桃也是好的。

石涛画的雨中芭蕉并不着绿,好似狂放的男子,一蓑烟雨任平生。画作着色用墨恣肆,收放自如,其意深远,落款:“悠然有殊色,貌古神亦骄。宁不在兹乎,风响雨一瓢。”使人于笔墨淋漓里感受到暗夜中风雨沧桑又孤独痴狂的情绪,仿佛一切尽在狂风骤雨中远去。

樱桃似女人,芭蕉如男子。女孩要像樱桃才可爱,正如樱桃小丸子;女人要像樱桃才美丽,有点儿酸甜,有点儿娇艳,方有女人味儿;樱桃女人要嫁给像芭蕉一样的男人,挺秀俊朗,可以遮风避雨,成就郎才女貌的绝配。

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,不是春光易逝,而是时光正好,活色生香。在似水流年里,我们始终都要追寻这般好日子,一起分享黄昏花景二分月,细雨春林一半烟。记得曾经与红和绿有过浓情约会,那样,即使有一天我们老了,也会心有所依。

清凉抱犊寨

□庄学

抱犊寨的风,抱犊寨的雨,抱犊寨的夏日清凉洛阳城无法比。

有一说,很久以前一牧童抱小牛犊上山,小牛犊蹦到一悬崖上羽化成仙,此山便被人称为抱犊山。后来人多了,此处成了寨,也就有了抱犊寨。成寨的原因是卢氏、栾川一带的大富豪为了躲避土匪,纷纷上山择地而居,大兴土木,甚至卢氏县的县大爷也在山上修屋筑院,供老太爷享清福。山上清凉如许,许多人家就此长居。如同原始社会,有了人群,就得有管理者,大富豪李长裕有文化,被推为寨首。后来在解放战争中,国民党三川镇镇长谢润玉带人带枪上山取代了李长裕。抱犊寨虽偏处一隅,却被管理得井井有条,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之发达,商贸兴盛,形成了吃喝嫖赌抽应有尽有的天街。

山寨威武,三面环山且陡峭如削,四个寨门呈一夫当关之势,罗圈椅似的一面朝东,扼卢栾通道,战略位置十分重要,所以才有了解放军三打抱犊寨的血火硝烟。如果不是国民党军队大势已去,抱犊寨当是固若金汤。在那个时代,谁得势,便称对方为匪。现在抱犊寨对外宣传的亮点是“土匪文化”,寨中有绿林饭店,寨边有绿林洞,洞中有原木做成的太师椅、长条桌,悬挂着的松油灯,还有洞壁上书写的“尼姑和尚不抢、婚丧嫁娶不抢”等“十不抢”准则,也算盗亦有道,恰好诠释了“兔子不吃窝边草”之俗语,亦幻亦真中让人好像来到了电影拍摄现场。

其实,俺存有疑问。李长裕等大富豪是为躲避土匪而来筑寨的,谢润玉是国民党的地方官员,手握胡宗南的委任状,其500余人算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,上山是为了避解放军的锋芒,何以容土匪在侧?查其究竟,绿林洞原本是抱犊寨顺山势而建的小学堂,所谓“土匪文化”,旅游商业使然,抱犊寨其实就是一个交通不便的高山顶上的街镇而已。

但是,抱犊寨的确适合避暑。山上植被丰厚,山泉叮咚,当洛阳城在酷暑的蒸煮煎熬中时,山上中午休息还需盖被子,晚上需着长衣长裤,一阵子的风,一阵子的雨,使人怡然自得。